

那弯月牙

天边的

■ 邹子睿
(咸宁鄂南高中)

小时候,每当我抬头仰望天边的弯月,就止不住地想要亲近她。长大后,才知道在那同样遥远的地方,也有一弯月牙,静静地躺在无尽的沙漠里。这就是甘肃的月牙泉。

这个诗一样的名字深深地吸引着我,令我不禁从心底涌出一种莫名的感动。借着出游的机会,我有幸亲眼目睹它迷人的风姿。

沐浴着午后的阳光,踩着柔软的细沙,在微风的吹拂下走近了月牙泉。越靠近它,我的脚步就越轻,怕自己的动作太大,惊醒了睡梦中的月牙。这是怎样的一幅美丽的图画!水边沙地上挺立着几株已经干枯的树,虬根曲绕,该有数百岁高龄,虽然生命已经逝去,但魂却仍然留在了月牙泉。我轻轻地抚摸着被风沙不断打磨得粗糙不平的枝干,感受着它历经风霜的身躯透出的顽强,它伸展着扭曲的双臂,就像一位正在向天呐喊的勇士。四周高耸的鹅黄的沙山将一弯新月似的月牙泉怀抱其中。站在泉边,清澈的水面像宝镜一样映出了蓝天白云的倒影,映出了杨柳那绿莹莹的身姿,映出了游人欢快的笑脸。我将手伸到水里,轻轻捧起一缕泉水,将它洒到空中,点点水珠在阳光的照耀下,闪烁着亮晶晶的光点,像撒了碎金、碎银。

靠近月牙泉的一侧长满茂盛的芦苇,只见水中芦苇摇曳,垂柳婆娑,水光树影,相映成趣。在初秋阳光的映照下,芦苇呈现出米黄色,蓬蓬地挤在水边,却不发出一丝声响,好似一个人,成熟、不带张狂地守候着,为月牙泉带来四季更替的变化,给月牙泉妩媚的身姿平添了更多姿色。

在这黄沙万里的世界,在这飞鸟难渡的地方,有这样一湾清水,让生命得以保存、延续,怎不让人感动感叹又感怀!月牙泉就这样神奇地在茫茫的沙漠里流淌了上千年。在月牙泉的面前,连横扫一切的沙山都停止了它的脚步,仿佛被泉的美丽所折服,又似被不屈的生命所感动,用自己庞大的身躯把泉环绕起来,替它阻挡肆虐的西风。传说泉中特产铁背鱼和七星草,但我却没有见到。据说,铁背鱼晚上才出来,白天是看不到的,而七星草因为能治百病,而今早已难觅芳踪。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月牙泉的钟情。在这里,每一个生命都显得那样的弥足珍贵。

月牙泉的美丽和顽强也让许多文人墨客为之倾倒。清代诗人赞道:“一弯明月泉初上,半壁澄波镜比明。风卷风沙终不到,泉含玉水正相生。歌来亭畔频游玩,吸得茶香自取烹。”现代作家吴树民热情地为之讴歌道:“如果说敦煌是一首诗,月牙泉就是这诗中最闪光的一行;如果说敦煌是一支歌,月牙泉就是这支歌中最动听的一句;如果说敦煌是一幅画,月牙泉就是这幅画中最精妙的一笔;如果说敦煌是一位美女,月牙泉就是这美女最撩人的眼睛……”

我默默地看着月牙泉,很久很久,仿佛整个世界的脚步都停了下来,只有月牙泉在我身边静静地守候。我的耳边回荡着那首《月牙泉》:“就在那边,很远很远,有美丽的月牙泉。它是天的镜子,沙漠的眼,星星沐浴的乐园……”



九宫山雾凇

撰文摄影 雪雁鸣



三月,这里还是白色的世界。
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雾凇,威风凛凛。
山之神,雪之神,风之神,雾之神,都来凑份,发酵出漫山的雾凇。
凛冽寒流席卷九宫,雾凇在酷寒中盛开,盎然怒放如高山雪莲,凌霜傲雪,美丽皎洁,晶莹透亮。
一种反季节的风景,一种反季节的冷,是寒流,是狂风,吹不尽接踵而来的雾,雾的逃窜,与丛林、与松花、与石壁碰撞,被牢牢沾住。
冰雪的精灵,凝结的冰花,以朴素的心态站立,风再多,还是不倒下,雾太浓,我依然屹立。
山峰起伏着,风擂铜鼓包,雾绕云中湖,搅拌雾的升腾,那是无数次激动的呼吸,风与雾杂交,便分婉了闪烁的冰花。一季雾凇,硬是给九宫山分了家,山腰之上,已是冰晶雪白,如耄耋老年,富贵在心,期颐在望,放射智慧的光芒;山腰之下,还是年少青春,少不经事的春季,在花枝招展地唱戏。不老松,不知有几多梦想,愿你壮硕千年,用眼神记录风云变幻。
风刮雾锁,我已看不见吴楚雄关,处处楼房的高高的屋脊淹没了墙垛上的军旗;雄关漫道,只是在志书里延伸;战鼓隆隆,早已换成了庆典的礼乐。这一切,都在九宫山的记忆里。百孔千疮,用冰雪缝补岂能长久?望着冰铸的城墙,我无法计算出天长地久。九宫山,我云蒸霞蔚的童话,已绑架到成人的谎言里。九宫山,你是我的另一种乡愁!
太阳膨胀了,胀开了厚厚的胎衣,云散开。雾凇,生命太短,如三更的梦吃,昙花一现,泪流一地,泪滴一身,丛林脱下素衣,换上了花装。
雾凇,光阴太短,我还在对着她寻找焦点,还来不及按下快门,就瞬间融化了春天里的冬天……